



应征以前

丁芒 王澍 著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里的“叔侄倆”是描写叔侄兩人在应征入伍以前怎样爭取入伍，入伍以后怎样勤學苦練，學習軍事技術的故事。“应征以前”，描写一个青年在第一次应征时，因为体重不够沒有驗上，于是他加强体格鍛鍊。村里展开緊急防汛工作时，他發覺自己累瘦了，怕因此影响了第二次应征，就想不干，經团支書教育克服了这种錯誤思想，端正了应征入伍的态度。



应 征 以 前

丁 芒 王 澍 著
楊先讓 鴻勳 插图

*

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7号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書店經售

*

32号(文)0101 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張 5/8 字數8-000

1956年11月第一版 1956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6,000

統一書号：T 10023·81

定价：(5)七分

目 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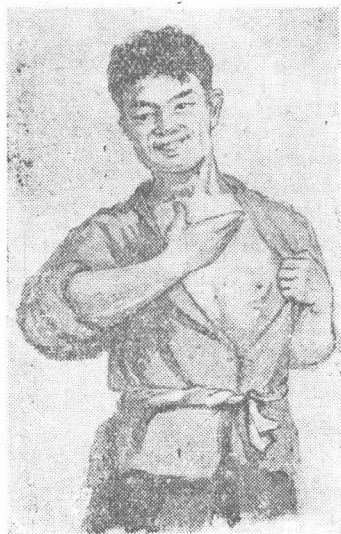
叔侄倆.....王 潤(2)

应征以前.....丁 芒(10)

叔 侄 倆

王 澍

陈乐金和陈癸常，都是江西高壘鄉人。今年乐金二十歲，癸常十八歲，按鄉族里排輩的算法，乐金要跟癸常喊叔叔，可是作叔叔的却比侄子矮半个腦袋。叔侄倆是今年一道应征入伍的，到部隊又分在一个連：叔叔在連部当通信兵，侄子在火箭筒班当战士。到了連隊，沒經過什么協商，叔侄倆就都改变了在家时的称呼，現在，叔



叔喊侄子乐金，侄子叫叔叔癸常，只有保管軍人登記表的文書，才知道他倆这点“底細”。

乐金和癸常各有各的脾气。乐金是个直筒子，就和他班里那門火箭筒差不多，从里亮到外，連根來复綫都沒有。虽說才二十歲，可是長

得胳膊粗，力气大，到哪也不認生，見誰都敢說話。才到連，還沒進房子，看見操場上有人打籃球，他丟下背包就搶着去打。見了軍官，先咧着嘴笑笑，然後說：“我叫陈乐金，快樂的樂。”說着說着，就能伸手摘人家的鋼筆看看。

癸常長得矮些，也瘦些，和乐金站在一起越發像個小孩。雖然長了一雙有神的大眼睛，可是他很靦腆，說話總是細聲細氣的，而且不是用手搓點什麼，就是用腳一下一下地踢桌子腿兒。

別看現在兩個人都是新兵，在家時可都是村上、鄉上出頭露面的人物。乐金是普選以後的村主席，癸常是鄉里的文書，乐金是候補黨員，

癸常也早入了青年團。說起他倆怎樣報名來服役的，每人都能講一段自己的經歷。

各鄉成立征集委員會的時候，癸常正在青山鄉當文書，因為要個人負責報名登記的事，所以這



位小文書就当了征集委員會的委員。他很快訂好了報名登記簿，偷着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第一頁上，收拾收拾就又下村開群眾大會去了。回來就忙着給那一群一伙擁進來的青年登記。青年們都着急地問這問那，他們認為癸常是委員，到區上聽過報告，誰能合格他准有個譜子。有的問眼皮上有塊疤要不要緊；有的問缺一顆牙齒碍不得事。哪里知道這位小委員自己心里也正犯愁。癸常擔心自己的事有兩條：一條是離十八周歲還差一個月，二條還怕个子不够高。差一個月這一條是好解決的，他自己管登記，把生日提前兩個月就還有富裕的。他覺得這樣做不但不算過錯，還有着相當理直氣壯的道理，如果有人質問他，他早就準備好了：“差一個月我還會長么？一個月一眨眼工夫就到，怎么能算年齡不足呢？要是這期把我誤了，下期最早得明年，那誰等得了呢！”雖然想得滿有道理，可是每當進來個身體魁偉的小伙子登記時，癸常就恐慌起來，擔心自己的條件。

體格檢查剛過，區里下來了工作隊，區里同志也都認識青山鄉這個能干的小文書。癸常向工作隊打听自己的消息，有人告訴他說：“你的

身体是合格了，不过区委有意思把你留下工作，恐怕不批准你去。”癸常一听很着急，連夜就赶着給区委寫信，要求允許他去，理由提得很硬，信上說：“如果我的条件合格了，这就說明我有了保衛祖國的条件，誰阻攔都是不合理的！……”

同时，癸常还央求工作隊的同志帮他給区委寫信，反映一下他参加义务兵的决心是最大的。工作隊同志拗不过他，只好帮他寫了。他这两封有硬有軟的信果然發生了效力，公布名單那天，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。当时，他又高兴又神气，歪着脖子理直气壯地說：“我說么，够了条件誰能阻攔咱去保衛祖國呢！”癸常的媽媽是鄉妇女会主任，她每天打發二兒子上学走了以后，就下村去召开妇女大会，动員服兵役的事，听說兒子已經批准了，在她作报告时，就又增加了一个有力的講話内容。

新兵在縣里集中的时候，癸常碰上了乐金，叔侄倆說起話來，乐金那副理直气壯的神气比癸常还足。

陈乐金早在民兵課本上知道了將來要当义务兵。國家这几年不招志願兵，他早就等急了。村里复員回來一个叫陈本普的，乐金楞头楞腦

地去向他打听，問啥时候收新兵。那时候憲法、兵役法还都没公布，誰也說不准啥时候实行义务兵役制。陈本普只給他講了一些剿匪故事和同志团結的故事，他听着不过癮，还想問部隊上使的家伙怎样，陈本普沒有告訴他。

鄉里動員報名時，乐金正在廬山幫助修房子，聽見这个消息，他几乎想一下从山頂跳下來，連工錢也顧不得算就一口气跑回家來。

报了名，去檢查身体，他什么顧慮都沒有。上衣一扒，噼啪地拍着寬大的胸脯对医生說：“看吧，一点毛病都沒有，咱这体格，不是吹，喝上一罐子細菌也鬧不了病！这眼睛你也不用照，都得給我打全分！”医生一檢查，果然是甲等健康的身体。

前些日子，乐金媽媽还提醒兒子說：“过了年你就二十一了，現在終身大事都是个人作主，你自个也該留点意了。”乐金咧开嘴笑着說：“早咧，媽，我才二十歲，等我服完兵役回來才二十三歲，那时候大閨女也不会嫌我老。”現在乐金已經檢查合格了，媽也很想得开，赶着做了双軟帮鞋，把兒子送到縣里去了。

住在兵役局的时候，乐金忽然開了个思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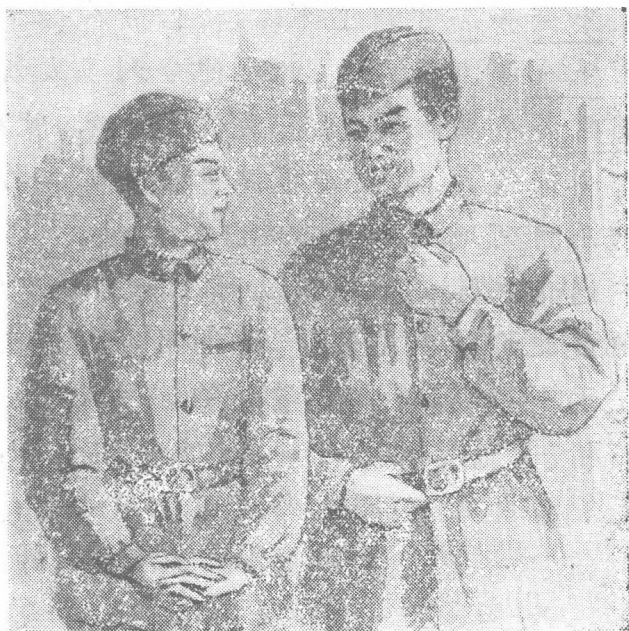
問題，他跑到指導員那里，直着嗓子嚷道：“指導員，送我上空軍吧，你看我这眼睛，我这胸脯，學開飛機准沒問題。送我去吧，空軍多服役一年，我也不嫌。”指導員說：“你这問題我們也考慮了，可是你文化太差呀，你才讀了一年書，怎么能一下就學開飛機呢？”樂金一听有理，就回來了，臨往回走他對指導員說：“行啊，指導員，上陸軍也行，可就是別派我做飯，我这急性子，干不了那慢騰騰的事！”

樂金和癸常到了部隊，恰恰分在一個連。上級看樂金渾身是力氣，就把他分到了火箭筒班；看癸常是個又機靈，又有文化的小鬼，就讓他在連部當通信兵。兩人都很滿意自己的工作，第二天就樂呵呵地把分頭推光了。

通信兵陳癸常很快就有了一支新步槍，當時他就把槍號碼記住了。連部里各種槍支都有，不上兩個星期，癸常就學會了拆卸四種槍：自己的步槍、老通信兵的沖鋒槍、連長的手槍，還有那支大口徑的信號槍。每次擦槍完畢進行檢查的時候，班長們總愛逗逗他：“陳癸常，你擦的槍我不用看，就給你打兩分。”他一听，總是着急地

把步槍捧到檢查員眼前，吵着說：“你看這槍還擦得不好？你打四分我还不干呢！”

陈乐金到了火箭筒班，他却沒有机会弄弄火箭筒，开始他搓着自己那双大手着急，手都搓紅了也不觉得。真是老虎掉在枯井里，有勁沒处使。可是不久他却找到了工作，他沒事情就去打浪木、跳木馬。因为老同志說这些运动將來都用得上。他从浪木上摔下來，又翻身登上去。木馬把大腿都卡腫了，他还一面向別人喊着“閃开”，一面跳个不停。慢慢地也都有点样子了。



乐金和癸常都学了点本事，彼此碰上头不说什么话，总是会心地笑一笑。这天，他俩站在操场边一个小土丘上，望着军官们在测量演习场，一个说：“看见了么，大练兵就要开始了。”另一个说：“这回咱们就要变成真正的国防军战士了。”他俩又是相对一笑，这一笑包含着愉快的回忆和骄傲的向往。

应征以前

丁 芒

俗話說“性急吃不上熱稀飯”，可是，应征入伍这事却慢不得。第一，我們村里青年多，干什么事只要領導上大旗一揚，百八十号人都跟上；第二，上边要人有限数，百里挑一，不早点报名，也許到时候連边都沾不上。再說，这一年來我天天都在想当兵，今天开民兵大会，布置明年工作，我想就趁这个机会报上名吧。明知道离征兵还有兩三个月，可是先挂个号，心里覺得踏实些。到时候，也許碰上别人和我的条件一样，按次序我还能沾上先报名的光。

我应征入伍的主意是早就拿定了的。

我們村里哪家大門上沒挂上光荣匾，打日本鬼子的时候，村里一次就走了二百零八個青年——那时候我还在吃奶哩。往后年年有人參軍，抗美援朝也去了四个。眼下，村子里的复員軍人、榮譽軍人少說也有四五十，我哥哥也是去年剛从部隊上回來的。我們年青人一有空，就愛

圍住他們要求講戰鬥故事。听得入了迷，睡覺淨做夢。我想，爭下這座人民的江山，真是不容易。而現在，等我長大到能夠拿槍杆的時候，喲，第一個五年計劃都完成一半啦！我們年青人誰都有股豪氣，眼看日子越過越好，飯是飯，粥是粥的，端起碗總覺得自己沒出份力，心里過意不去。我又想，建設新中國，不能缺把門的，何況台灣還沒解放，我應該出這份力。只是不知部隊里還添不添人。正好，兵役法頒布了，我听民兵隊長一念，樂得直蹦高。

去年年底，村里醞釀第一批義務兵。那時候，我還打着如意算盤：反正白紙上印的黑字，國家規定每個公民都有為國家服兵役的義務，誰能擋得住我？到時候哨子一吹，跟上就走。

一天在家吃晚飯的時候，我心里直樂，腦子里淨想當兵的事，大家都放下飯碗了，我还在小口小口地吃着。哥哥說：“瞧你吃飯的這股松勁，就不配當兵！當年我在部隊上的時候……”又是他在部隊上的時候！我說：“你別吹，過一個月你瞧吧！”我爹猛一楞，用烟袋指着我的鼻子問：“說！你說的什麼？”我爹那個火燎火燒的脾氣，我最怕。平時對我一百個好，進城趕集都要帶點

吃的給我，從來不忘記，可就是三句話不投機，脫下鞋就想打我；他們說話不讓我插嘴，對我說話也总是不用好聲腔，動不動就是：“毛頭小子，你才吃了几担糧，你懂啥？”可是，那天我却覺得自己忽然長大了許多。我有滋有味地嚼着蘿卜，嚼碎了，嚥下去，淨淨噪子，這才回答他說：“說什麼？參軍唄！”

爹一聽就氣炸了：“你瘋啦，这么大的事也不回來說一声！我不許你去！”我也站起身冲着他的臉粗聲粗氣地說：“哼！這是義務，誰能攔擋！”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來的這股子勇氣。可是，一邊說一邊又在想：這一下還不得關個天翻地復，想不到還有這一關！

爹眼睛睜得大大的瞪着我，然後長嘆了一口氣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唉，兒大不由爺嘍……”

我晃了一下肩膀，向前跨了一大步，對爹說：“保衛祖國嘛，每個公民都有責任。你不當兵，他不當兵，難道就敞開大門讓帝國主義、蔣介石再打進來？”我還講了許多大道理。我看着爹的那付神氣，好像小學生挨老師訓一樣，心里又好氣又不忍心。說了一陣，我拔腿溜到鄉長家去了。

一見鄉長，我就抓住他的衣袖說：“快到我
家去一趟吧，鄉長。我把我爹說了一頓。他是個
老年人，只怕受不了，万一憋出病來怎麼辦？”

晚上臨睡的時候，鄉長來了。鄉長給我爹動
員了一陣，後來，我聽見爹在對鄉長說：“……你
哪知道我們老年人的心思……早晨一睜眼，就
能看見他們在面前，有不順眼的地方，就嘮叨几
句，等他們過來喊几声爹，認了錯，那時候心里
多舒坦哪……我打他們罵他們，還不是为了疼
他們，愛他們！要教養他們成人！你看他才多大
呀，就想當兵去……”

我娘這時却插嘴說：“鄉長的話也對，小火
煉不出鋼，含在嘴里養不成人，讓他出去操練操
練也好。”

爹又嘆了一口氣，慢悠悠地說：“其實，我也
不是不讓他去，可是，他去也得和我商量商量
呀！”

一聽這話，我心里的石頭才落了地。這一關
总算闖過去了。

好容易盼到基點鄉來了通知，要我們三十
多個報名的去受驗。我快活得好像騰了雲，一路
上直朝人前面趕。可是，臨到我檢查的時候，心

里反倒慌張起來，老盯着醫生的臉。眼睛、嘴巴、耳朵都驗過了，又听胸脯、吹氣、驗血壓，醫生的臉色沒有什麼變化。到過磅的時候，我見他的眉毛攢動了一下。我心想：糟啦！果然，最後醫生對我說：“你的體重不夠格！”當時，我像從半天空掉下來似的，心里虛飄飄的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

回來的時候，我走在最後。這七八里路真比幾十里還長，腿上像墜了石頭，土坷垃還直絆腳。

一推開家門，我看見娘伏在炕上縫什麼。她抬頭看見我，笑吟吟地說：“德貴！你看，我把你的棉褲、被子都洗干淨補好啦。他們說，到縣上還得發新軍裝。我想，參軍嘛，好比辦喜事。到那天，人家敲鑼打鼓，給你戴上紅花綠葉的，衣服破破爛爛，怎麼走得出去？”我等她說完了，把臉冲着牆說：“不中啦！”把我娘吓得霍地站起來。

當夜，我捉摸：昨天早晨沒心思吃飯，空肚子當然不壓秤，這也許是個原因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水也不喝，飽飽地吃了一頓，揣了兩個玉米窩窩，又到基點鄉去。在檢查站門外找了個僻靜角落，把帶來的窩窩頭吃了下去。

醫生答應我重新過磅。可是，真是天曉得，

往前站往后站，磅秤上那根針轉來轉去，还是指着老地方。我生了气：“还不够？”扭头就走回来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就下了决心：一定爭取当上第二批义务兵。一年的時間还不能把体格練强壯？假如这一年再能爭取入了团，認上几百字，到那时候，身体合格，又是团员，又有文化，还怕不要我！

我把自己的决心和計劃告訴了团支書，要求他帮助我。他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說：“只要努力，你一定能当上解放軍……不过，除了練好身体，你还得鍛煉一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！”

从此，每天早晨，我都到小学校的操場上去翻杠子、跳木馬；白天到地里劳动，夜間上民校学文化。一天到晚，真是連喘口气的工夫也沒有，一睡下，就像沉下了海底，敲鑼打鼓也驚不醒。我們这里的風俗，十六七歲的男孩子就叨烟袋了。我听說这东西对身体有害，就把它戒了。自从入了社，我家的生活改善了，我吃得好睡得香，不几个月，眼看胸脯子就寬了許多，捶上去嘭嘭嘭直响；膀子也是圓滾滾的，力气大得多